

如何应对春天里的飞絮之扰

人间四月天。当绿意在杨柳树枝头加速蔓延,飞絮的困扰却随之而来。

为什么近年来春天飞絮漫天如此常见?扑入我们眼睛、鼻子里的飞絮,是引发过敏的一大“元凶”吗?怎样才能避开飞絮之扰?记者4月2日采访了有关专家。

“杨柳飞絮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张志刚说,它是杨柳雌株的种子和衍生物。杨柳树为传播繁衍下一代,扩张种群的规模,每逢春天,就“派出”白色絮状的绒毛,携带着种子,以风为媒,漫天飞散。

在中国林科院林业所所长张建国看来,漫天飞絮的背后,其实是我国不断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的步伐加快。他说,多年前北京虽然没有飞絮满城的烦恼,却曾频频困于扬尘,而治理的主要办法就是大力植树。那时我国城市绿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杨树和柳树凭借着适应性强、易于繁殖成活且生长速度快、养护成本较低、生态效益明显等先天优势,成为北方一些地区绿化的主力树种。近年来这些杨柳树逐渐成熟,飞絮也有所增多。

但是,无论是推进国土绿化,还是建设美丽中国,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正因此,飞絮给你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漫天飞絮的季节,恰逢花粉过敏高发时期。飞絮是否会引发过敏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崔乐认为,春天柳絮飘到皮肤上,吸到鼻子里会很痒。但柳絮本身不是过敏原,它引起的只是一种物理刺激。

尽管如此,在飘絮高峰期,飞絮仍然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杨柳飞絮比较蓬松,遇到明火会很快燃烧,加之其本身十分轻盈,随风飘荡,一旦遇到火星,极易引发连环火灾。

再比如,杨柳飞絮随风飘荡,带着地面上的粉尘、微生物扑到人们脸上、鼻腔,或者堆积在某个角落,给清洁、打扫带来困难,也是一种生态污染。此外,飞絮可能遮挡行人、车辆出行视线从而影响交通安全。

根据预报,目前河北南部地区已于3月28日进入杨柳絮始飞期,中部地区始飞期预计将出现在4月5日左右,北京和天津城区杨柳絮始飞期预计在4月上旬,河北北部地区将于4月底出现飞絮。

为了减少杨柳飞絮带来的影响,目前北京等一些城市已经重视对杨柳飞絮影响的重点区域进行治理。

“考虑到生态效益和成本,简单粗暴地对杨柳树雌株一伐了之并不现实。”张建国说,目前已经在逐步推广一些方法,尽量减少飞絮对人们生活的干扰。如在造林绿化时多种雄株少种雌株、通过注射化学药剂抑制雌株种子的发育和成熟、逐步淘汰衰老退化的杨柳树并优化配置树种等。

他说,目前中国林科院等科研单位也在探索对杨柳树雌株进行遗传改良,希望利用基因沉默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抑制雌株种子纤维毛的发育,培育少毛或无毛的杨柳品种。

此外,一些城市及时用高压水枪冲洗、疏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二次飘絮”。

在个人防护方面,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长王成硕说,无论是为了疫情防控,还是预防花粉过敏、飞絮干扰,现阶段都鼓励人们外出时佩戴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即可起到防护作用,尽量不穿易黏附飞絮材质的外衣。

专家建议,人们户外锻炼应尽量选择飞絮较少的时间段,比如清晨、夜晚或者雨后,外出后返回应先洗手,同时清洗鼻腔和面部,及时清扫外衣上的飞絮。

(记者胡璐、田晓航、林苗苗)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发布今年首个杨柳飞絮预报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赵旭、倪元锦)5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2021年第一期北京杨柳飞絮预报。根据预报内容,北京中心城区和南部城区将于4月5日至8日进入飞絮期;城区东北部稍晚,于4月7日至10日开始飞絮;城区西北部将在4月8日至11日见到飞絮发生。

专家预测,北京今年杨柳飞絮第一次高发期将出现在4月10日至15日,主要影响五环内城区,主要飞絮树种为毛白杨;第二次高发期为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区域为城区和平原区,主要飞絮树种为欧美杨、青杨、垂柳及旱柳;第三次高发期在5月中旬,主要区域为山区,对城区无明显影响。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张博介绍,杨柳树是北京乡土树种,属于雌雄异株,飞絮来自杨柳树的雌株。春季雌花序授粉后生成一个个小蒴果,发育成熟后逐渐裂开,白色絮状的绒毛便携带着种子随风飞舞,借风力传播种子,繁衍后代,形成了“杨柳飞絮”,是植物正常的生理现象。

面对杨柳飞絮对部分市民生活造成的困扰,专家建议,在外出时要做好个人防护,一次性防尘口罩、墨镜、防护镜、纱巾等均可起到有效遮挡飞絮作用。进行户外锻炼等室外活动尽量选择早晨、傍晚或雨后等飞絮较轻的时段。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注意消防安全,严禁乱扔烟头,严禁用明火引燃飞絮引发事故。

据悉,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已对今年的杨柳飞絮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项布置,在目前全市100个杨柳飞絮观测点的基础上,又组织专业人员分组在全市范围内巡查督导,要求发现飞絮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部门到现场处理,最大程度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和城市运行的影响。

有的卖到二三十万元,有的占地二三十平方米

安徽宿州部分村级公益性公墓非法经营调查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西二铺乡西苑陵园内的豪华墓地(三月三十日摄)。新华社记者姜刚摄

新华社合肥4月5日电(记者姜刚、金剑)原本应为本地村民提供服务的村级公益性公墓,却长期售卖高价墓,家族墓和活人墓等,有的涉嫌违法用地,超范围销售给本地以外的人,有的一座墓穴售价高达32.8万元,周边村民直言“死不起”“葬不起”。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多家村级公益性公墓涉嫌违法违规建设销售,有的甚至持续10年之久。对此,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坦承“也管了”,但就是“管不住”。

一座公益墓卖到 32.8 万元!“吉祥别墅”“如意别墅”随你挑

近日,记者来到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夏刘寨公墓看到,该公墓依山而建,一排排墓穴中,有的装修豪华,有的造型奇特。一名张姓管理者说,这里提供17种墓穴,有家族墓、龙凤墓、欧式墓等,价格不等,便宜的一座8800元、18800元,贵的能卖到15.8万元、32.8万元。

高价墓在埇桥区符离镇芦村公墓(又称凤鸣山公墓)也不鲜见。记者在该公墓走访时,“别墅如意区”“别墅吉祥区”等标牌随处可见。公墓李姓销售经理说,这里每座占地约30平方米的家族墓已经卖完了,现在可以买占地9平方米的墓穴,售价近20万元。

在西二铺乡西苑陵园,一位市民说:“这里的墓穴价格根据墓碑大小来定,有超过10万元的,我家三年前买时花了7万多元,朋友家去年买时打了八折。买墓地可以找熟人,价格好商量。”

不少受访村民直言“死不起”。西二铺乡二铺村一位村民说,公墓价格从1万多元到20多万元不等,不少村民买不起贵的,要么买最便宜的,要么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据了解,公墓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是为农村村民提供遗体或骨灰安葬服务的公共墓地。“夏刘寨公墓、芦村公墓、西苑陵园均为村级公益性公墓。”埇桥区民政局殡葬改革办公室主任陈德刚说,这些公墓由该局于2009年至2015年批复建设。

据陈德刚介绍,公益性公墓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非营利性原则核定。以该区一家实行政府定价的公益性公墓为例,一座墓穴价格一般在5000元左右,若卖到了数万元甚至二三十万元,肯定是违背了公益性属性。

据埇桥区民政局统计,截至2020年末,夏刘寨公墓、芦村公墓、西苑陵园已分别安葬墓穴2563座、527座和1124座。

涉嫌多项违法违规

记者从埇桥区民政局获悉,按照公益

性公墓乡镇全覆盖要求,2018年以来,该区所有乡镇全部实施公益性公墓项目,目前7个乡镇的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竣工并投入使用。

埇桥区民政局副局长朱志伦说,这些公益性公墓不少是浙江、安徽等地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有的公益性公墓在服务管理中涉嫌违法违规。

——违法用地屡禁不止。埇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监察大队负责人魏巍说,根据《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公益性公墓投入运行前,需要办理用地手续。但夏刘寨公墓、芦村公墓和西苑陵园等并没有办理用地手续,涉嫌违法使用约200亩土地。

其中,有的单位在2011年就被立案查处,但因执法力度不够,一些违法行为并未停止。

——非法销售。公益性公墓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埇桥区发改委价格调控和收费管理股工作人员王玉珏表示,夏刘寨公墓、芦村公墓、西苑陵园等公墓价格并没有实行政府定价,对外销售涉嫌违反《价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超范围销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对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向外地人销售,已成为这些公墓公开的秘密。

3月30日上午,记者在西苑陵园内

这些,才是考古学家最想破解的三星堆谜团

本报记者王迪

自1986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四川广汉发现两个坑,从中发掘出上千件约3000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以来,三星堆遗址一直是个充满神秘感的存在。

造型夸张独特的青铜器和金面具,加上至今未在遗址发现任何文字和模棱两可的传说,让人们疑窦丛生。

作为中国长江上游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遗址,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明背景的重要物证,有助于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今年,中国启动了三星堆遗址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新发现的6个坑有望进一步揭开这个神秘文明的面纱。

考古学家最关心的未解之谜有哪些?仍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有望带来哪些线索?为此,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学术顾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以及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请他们分享自己最想破解的谜团和对此次发掘的“心愿清单”。

三星堆人为何挖坑?

“根据坑里出土文物及所发现的遗迹现象和坑里未发现葬具及尸骨等情况我们将其定名为‘祭祀坑’。”1986年7月31日,当时主持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陈显丹在发掘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祭祀坑”成为三星堆研究里被屡屡提及的一个说法。

然而,三星堆的主人究竟为何挖坑,至今考古学家莫衷一是。

器物掩埋的有序性让人们想到了祭祀。“最底下是小件,中间是青铜容器和面具,最上面是象牙,不像倒垃圾一样的,而是一个有

意的行为。”许杰还提到,人们发现三星堆文物在被掩埋以前经过了击打和焚烧,但可以证明焚烧没有在坑里进行。

而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带来的证据似乎指向了别的方向。

“现在看,越来越不像祭祀。祭祀怎么会把神像放进去,还把它打坏?祭祀怎么会埋这么多东西?还有如果是祭祀,怎么会把房子烧了,连建筑垃圾也埋进去了?”孙华告诉新华社记者,由于祭祀是经常性的活动,古人一般不太会埋太多的东西,宰一头羊、一头猪已经是很大的祭祀活动了。但三星堆的坑很不一样,珍贵的黄金器物、象牙、玉器,被一股脑儿埋进去,数量庞大。

“如果三星堆器物坑是祭祀坑的话,三星堆人这一次祭祀就耗费了整个族群和国家所掌握的青铜资源,使他们以后不再能够使用青铜材质的器物从事祭祀活动,而这种可能性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孙华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这样写道。

孙华期待,本次发掘工作能够在这一个问题上带来关键线索,主要是能够用来确定年代的证据。他表示,如果几个坑属于同一年代,那么它们就是重大事件的产物,比如迁都、动乱;反之则会支持祭祀说,因为祭祀是连续、重复的过程。

“现场”是什么样子?

许杰最想解开的谜团是三星堆青铜塑像原来是如何组合、摆放的。

“考古工作就像破案一样。破案什么最重要?恢复现场的原貌最重要。”他表示,如果能恢复青铜器最初的空间关系,不仅能够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也能帮助获得有关三星堆人的宗教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两位考古学家都期待此次考古发掘能带来更多有机质的物品,认为这是还原三

星堆艺术形象全貌的重要一步。

“我特别关注的就是有机质的东西。”许杰说,三星堆造像中有非常重要的木雕艺术传统,但木头本身容易腐烂。有证据表明,三星堆的人头像,原本应安装在木制的身体上。

例如,青铜人头像,并不能直接放在平面上,而前后两面的锐角颈部形态正与全身大立人的衣领开口一致,证明它们当初都安装在其他材质的身体上,最有可能就是木质身体。另外,在许杰看来,有着夸张的眼睛外凸形象的“纵目面具”,很可能最初是作为一个构件、安放在高耸的建筑上。

1986年发掘一号坑和二号坑的一大遗憾也许就是未能及时识别和保存有机质的文物遗存。

“好比我们当时发现了金杖,但是杖身还在不在?当时就没有注意。如果当时能够仔细发掘,或许能够发现一点点残迹。”孙华表示,即使是少量的残渣也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金杖的木质部分是什么材质。

许杰说,目前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大大丰富了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资料,增加了以前没有的种类,比如木器和纺织品。

“考古学家应该重视任何的物质遗存,因为它背后承载了大量信息。考古的目的就是讲述器物背后人的故事,只要能提供任何线索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他说。

是古蜀国,还是另外一种文明?

三星堆遗址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消失千年的文明,也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盆地封闭落后的认识。

很多人相信,三星堆遗址就是古蜀国的遗迹。他们指出,三星堆文物上的鱼、鸟以及夸张的眼睛外凸形象印证了传说里对

采访时,见到正在祭奠亲人的多位市民,他们均表示不是当地村民。在夏刘寨公墓,张姓管理者表示,外地人可以购买墓穴。

朱志伦表示,这些公墓确实存在对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的行为,这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超面积销售。埇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股长王影说,按照相关规定,安葬骨灰的单人墓和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0.5平方米和0.8平方米。

记者走访中看到,超面积的墓穴比比皆是,有的超过20平方米。

——建家族墓,活人墓。民政部《公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严禁在公墓内建家族、宗族、活人坟和搞封建迷信活动。然而,记者实地走访中看到,多家公墓存在此类行为。

3月30日,记者来到一家公益性公墓时,看到有一排豪华阔气的家族墓,上面刻有某氏家族字样。

陈德刚表示,公益性公墓里存在建家族墓、活人墓的情况,这是不允许的。

公益变经营,为何管不住?

“我们发现相关违规行为时,也及时进行查处、制止。”埇桥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但有的公益性公墓服务单位仍超范围销售、超标准建设,人一安葬就设法处理了,总体来说管理难度较大,缺乏硬性的处罚手段,“我们有监管不到位的责任”。

“埇桥区部分公益性公墓服务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具有典型性,是打着‘公益’的幌子,干着‘经营’的事。”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认为,对于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主管部门“都知道”“也管了”,但就是“管不住”,这值得深思。

民政部社会事务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吴理财认为,村级公益性公墓违规建设、非法经营等现象并非个案,在一些农村地区具有普遍性,严重侵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若纵容这种行为,将影响殡葬改革的稳步推进。

受访村民呼吁,政府部门要对现有的“天价墓”进行整治,追究售卖者的责任;同时要加强监管,防止新建的“天价墓”,让公墓真正回归公益。

吴理财表示,殡葬服务涉及民政、自然资源、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建立协同执法监管机制,提升部门协同和综合执法能力。

4月2日,埇桥区委、区政府召开村级公益性公墓违规建设违法经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部署落实整改措施,着力破解

监管难题,改善殡葬服务。



几位古蜀王的描述。

但也有学者对此建议谨慎。

“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许杰指出,后世记载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记载并非三星堆文明时期的文献,而是三星堆以后很久才写的。急于把后世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号入座的做法是循环论证,在学术上是不够严谨的。

许杰还表示,三星堆文明的政体为古蜀国可以作为一种假说来考虑研究,但作为定论就局限了重构三星堆文明原貌的范围。

“在1986年两个器物坑发现以前,无人能够想象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尤其是匪夷所思的青铜造像,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其他方面为什么不存在超越我们现有知识范围的可能呢?”许杰说,“比解谜更重要的是提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战国以前蜀国的历史几乎全部来自《华阳国志》,这是三星堆遗址往后1000多年、东晋时代的著作。而三星堆遗址本身尚未发现任何文字。

孙华认为三星堆和古蜀国有关。“三星堆文化和更晚的巴蜀文化,中间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是古蜀的不同阶段,但是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证明。”

孙华表示,图像资料,例如人像、神像,如果能与古蜀国的传说有更多的呼应,也许可以用于佐证三星堆和古蜀国之间的关系。

但不论结论如何,孙华强调三星堆都为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南地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里只有几个字、几句话,这里的古蜀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们通过考古得到的信息,相当于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晚期成都平原的社会、国家的情况,这远远比文献多得多。”